

古
花
火

就像海洋 原谅了鱼

他甘愿成为她复仇的工具
她无法原谅他的深情执著

且安
著

唯爱+悬疑 双面出击！
与《第一夜的蔷薇》强烈共鸣！
最让人痛心的纸上时尚悬疑剧！

就像海洋 原谅了鱼

且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就像海洋原谅了鱼 / 且安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7-5391-7068-8

I. ①就… II. ①且…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0339号

就像海洋原谅了鱼 / 且安 著

责任编辑 王 军 张 周

特约编辑 吴红玲

责任校对 瞳 瞳

封面绘图 Pao.

装帧设计 刘 艳

美术编辑 沈含之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0 册

开 本 145mm×210mm 1/32

字 数 233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7068-8

定 价 20.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64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楔子
梦里已百年

001

Chapter 1
好久不见

这个女人是他的，即便是
一起下地狱，他也不会放
她走。

003

Chapter 2
时光不醒

他囚住她的人，却不确定
何时才关得住她的心。

019

Chapter 3
灰飞烟灭

当年心心念念的白头到
老，眨眼间就灰飞烟灭。

033



Chapter 4
蛰伏七年

她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夏晴
了。她回来，目的只有一
个——复仇。

051

Chapter 5
情难自己

她只怕自己再次沦陷，可
能就此万劫不复。

071

Chapter 6
我喜欢你

是他亲口告诉她，这世间
的爱只是水中镜雾中
花，何来真，何来假。

087

Chapter 7
爱而不得

他爱她，这真是一项沉重
的罪孽。

109

Chapter 8 无法救赎

对救赎的希望本身就是一种罪，既然伤天害理，竟还贪婪地渴求能被救赎。

125

Chapter 9 抵死缠绵

她不仅爱了万千宠爱，还爱了爱人，爱了家。

143

Chapter 10 何等寂寞

顺着他，他便会很温柔，但若违逆了，他便能暴虐冷酷到令她不寒而栗。

163

Chapter 11 永不背叛

如果再迎来一次欺骗，再受到一次背叛，他知道自己一定活不了。

185

目录

Chapter 12 残酷真相

那么明媚的世界，现在却灰黑一片，寂静无声。

205

Chapter 13 仓皇逃离

错了，一切都错得太离谱，他们之间，只是一场骗局。

225

Chapter 14 暗涌渐起

他与她在一起，相濡相守，便是此生多年的梦想终于成了现实，那般好。

243

Chapter 15 爱不止息

这一走，此生便当真不会再回来了。世上千万人，他再也寻不到她。

265



子
梦里已百年

就像海洋鱼
原谅了

他梦见了夏晴。

那是二十三岁时候的夏晴，成天跟在他的身后，一口一个“韩大恩人”地叫着，不会煮饭，隔三差五造访他的公寓蹭饭。她坐在餐厅的椅子上，手里拿着筷子，对着他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饭菜睁大了眼睛，一副磨牙霍霍、跃跃欲试的样子。

他也看见了她嘲弄的神情，面对着他，对他的暴怒毫不反抗，也不迎合，只是冰冷，没有所谓的神情。

他也同样看见了她的泪，落在他胸前，控诉着他所犯下的罪。

还有她的血，染红了他眼前的一切。

哭的，笑的，张扬的，沉静的。

他不得不去想如果，如果他当初没有救起昏倒的她，如果他没有给她接近自己的机会，如果他没有因嫉妒而犯下错误，如果那时她再

来找他时他没有用交易困住她……只要在这众多的如果中改变了一个选择，可能，她就还活在这个世上。

可是，没有如果。

他和她不可能再一同携手走在墨尔本夏季的街头看繁华景色，也不可能一同看着他们的孩子一日日地长大结婚生子，当然也不会有机会在白发苍苍时住在心爱的小屋，门前有一条花径，种着她最喜爱的花儿。

“夏晴，没有你，人生少了太多的东西了。”

他低低地说，但这一次，没有人给他回答。

而梦里已百年。



Chapter 1 好久不见

这个女人是他的，即便是一起下
地狱，他也不会放她走。

就像海洋鱼 原谅了



东区，Y市名流集聚的地方，商业街遍布，豪宅耸立，顶尖的私立学校和所有一流设施，成就了这城市里最著名的财富出产地和销金场。在各类报纸刊物上，时常能够看到有关这一群人的消息，挤占着商业版、娱乐版等各个版面。

晚上十点，天色黑沉，而东区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一辆哑光漆跑车缓缓停靠在“人间”门前，迎宾员恭敬地上前，打开车门。一个女子从驾驶位下车，黑色的裙子长至膝盖，大方的剪裁恰到好处，领口露出精致的半截锁骨，她的妆很重，用咖啡的色调强调出冷艳的金属感来，让精致的五官更为突出，叫人移不开视线。

夏晴将钥匙扔给泊车员，踩着高跟鞋由侍者恭敬地领了进去。

“人间”开设才四年，已经是东区出了名的销金场，背后的老板在黑白两道都是吃得开的人物。地下一层，精心擘建宛若古罗马浴池的室内恒温泳池，一二两层是一家顶级Club，三楼是歌厅和台球馆，四楼拥有顶级服务的全景健身房和SPA能量馆，五楼往上三层则是星级客房，设施当真一应俱全。

夏晴一进入Club的大门，就能感觉到电子乐巨响所带来的震动，仿佛心脏也在被重重敲击。Club拥有最顶尖的硬件，每天都从世界各地请来著名的DJ打碟，装修风格是后巴洛克式的华丽，冷峻的黑玻璃隔开了舞池与VIP区。挑高的空间很是大气，二楼VIP区有个户外阳台，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出去透透气，享受一下片刻的安静。

周围嘈杂的音乐，迷幻的灯光很晃人。

身处在这样的氛围里，让人只想灌了烈酒，忘乎所以地手舞足蹈一番，着实是个买醉的好地方。

夏晴落座后，点了一杯烈酒。她侧身往楼下去，舞池里的男男女女随着音乐卖力地扭动喊叫，她嗤笑一声，收回目光。

将视线定在隔壁的隔间，夏晴手敲着桌子，有些漫不经心。约莫

桌上，从烟盒里抽出烟叼在嘴里，顺手拿起裴默放在一边的打火机燃上。她点烟的动作一气呵成，极为熟练。

拉开椅子坐下，夏晴将烟夹在指间却没有动，另一只手的手指绕着空酒杯打转，却没再看裴默。

裴默的烟燃到了尽头，他撵灭烟蒂，松开在身侧已握成拳的手，冷冷地开口：“夏小姐，七年不见，打个招呼都懒得了吗？”

夏晴“嗯”了一声，瞧着裴默吐出四个字：“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裴默不由得冷笑出声，久到她剪了短发，化了浓妆，学会抽烟酒醉。

这四个字，她还真能那么轻易地说得出口。

她回来，他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消息，知道总会遇见她，或早或晚。却没想到，会重逢在这样的地点，这样的照面。

两人之间陷入了沉默，无话可说。而阳台上还有几对情侣，厮磨着鬓角，情话绵绵。

夏晴的烟也快燃尽，她灭了烟，起身要走。裴默几乎下意识地也站了起来，抓住她的手臂猛一使力将她拉向自己。她跌跌撞撞地扎进他怀里，手甩过桌面将酒杯打落在地，跌了个粉碎。这些都发生在瞬间，夏晴缓过神来，能看见的就只是裴默漆黑深沉的眸子。他们的心跳都跳得很快，对于周遭人的侧目，两人谁也没有在意。

夏晴双手抵在裴默的胸口，透过衣衫，感觉到他的温度，他俊朗的眉眼又一次离她那么近。零散的记忆刹那冲出封锁区，游荡在夏晴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这个男人曾经在情人节的时候，笨拙地念过情诗给她听，涨红了脸却在她的笑声里无奈地温柔一笑……

这个男人曾经牵着她的手将她带到学生会成员的聚会上，主持人介绍说：这是我们的主席夫人。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她拥在怀里，笑

落下，夏晴感觉胃里烧起了火，灼痛。

震耳欲聋的音乐仍旧在继续，DJ喊着“Raise your hands up”这样鼓动的话语，人群爆发出惊叫，哪两个陌生人又相拥热吻，而又是谁在宣泄着现实里的鼓噪……

深夜，即使是市中心的街道也不再熙攘。夏晴将车泊在路边，踩着高跟鞋，独自走在人行道上，路灯将她的身影拖得很长。

她知道自己该尽快回公寓去，可她不想，每个细胞都叫嚣着、反抗着。这些年来，她想回去的，就只有家。而她的家，早就散了，没了，再也找不回了。于是，住到哪里都是一样，哪里都不算将就，因为早就没了好坏之分。

胸口传来一阵阵的刺痛。职场商场，她经历了太多的沉浮与背叛，一路走来，她以为自己已经洗练成精，这才回来完成父亲的遗愿。可她忘了在这之前问自己一声，夏晴，这一切都是你所愿意的吗？而对于过去，你又是否真能做到该杀就杀？

凌晨两点，夏晴回到公寓。

手刚触到廊灯的开关，一个声音便在黑暗里幽幽地响起：“玩得开心吗？”

夏晴手微微一颤，但还是打开了灯，男人从厅里走来，白色的居家服，身材颀长，五官英挺。高而窄的鼻梁上架着一副丝边眼镜，遮掩了他眉目里的凌厉，凭添了一份清隽雅致。

韩子卿，S市赫赫有名的韩氏二少。

“还好。”换上居家鞋，夏晴垂眉，举步想要绕过他，却被男人抓住了手臂顺势压在了门上，夏晴脊背狠狠地撞上坚硬的门板，她吃痛地蹙眉，“你做什么？！”

男人扬起嘴角，笑里却全然是阴鸷，他手指划过夏晴的唇瓣：“我做什么？那你和你的旧情人一个晚上都做了什么？接吻了还是索性去酒店了？”

夏晴偏了偏头，嗤笑：“别和吃醋了的男友似的，我可是会误会的，韩大恩人。”

她称他“恩人”，那是几年她惯用的称呼，带着难以言喻的亲昵，可现在，这几个字里只余下尖锐的嘲讽。

“夏晴，忘了你自己答应过我什么吗？”韩子卿眼神渐冷，转而捏住女人的下巴，迫使她和自己对视，“你永远都不会私自去见他。这是我帮你的前提之一。”

“别对‘元裴’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那么反感。韩氏要进军Y市，我们还得靠裴默。”夏晴敛去真实的情绪，微笑着说道，“何况，我的回报不丰厚吗？你所有需要用到设计的地方，我公司会全单负责不收一分钱。而且韩氏在Y东区第一笔生意，不也需要我帮忙找人打通关系吗？”

“这点回报，对我来说，远远不够。”取下眼镜扔在一边的柜子上，韩子卿不由分说地低下头，准确地吻住夏晴的唇，撬开牙关霸道地倾入。

这个女人是他的，即便是一起下地狱，他也不会放她走。

狂风暴雨般的吻落在夏晴的耳畔、脸上、唇边，夹杂着怒气，在她身上宣泄，却全然忽视她的意愿。

夏晴却只笑，冷冷地笑，男人细长双眼里的凌厉邪魅是她永远望不到尽头的。她要怪，也只能怪自己，竟然时隔多年之后才看清，看清自己诉诸于寄托于的是怎样一个人。

只是她已经不埋怨了，七年前夏家倒台的那一刻起，她就该明白，掌上明珠、千金小姐，与她再无瓜葛……



一夜无眠，当天复又亮起来时，韩子卿已经睡去，夏晴披上睡袍，走出男人的房间。

这间公寓是韩子卿买下的，却是挂在夏晴的名下。夏晴回国前找公司里的人设计了一番。两卧，韩子卿和夏晴一人一间，连同宽敞的衣帽间也分割成了两个部分，按各自的要求装潢。厨房做成了开放式连接了餐厅、客厅。

客厅放了韩子卿中意的皮质沙发，而玻璃移门另一侧的阳台则摆着夏晴喜欢的藤条躺椅。所以即使公寓的装修风格看上去有些怪异，男人也没有表示过异议。

有些时候，不得不说韩子卿还是很依着夏晴的，几乎到了宠溺的地步。可在夏晴看来，两人之间交易大于情谊，貌合神离。

洗了个澡，梳洗清爽，夏晴上了底妆遮掩自己有些苍白的脸色，勾勒上眼线，将自己亚麻色的短发理顺，走到衣帽间挑选衣服。今日是她设计公司“Summer”东区分公司的开幕日，是她向整个东区宣告，夏广磊的女儿夏晴回归的日子。

选定了一件抹胸礼服，搭配上小西装外套，夏晴看着镜子里焕然一新的自己，扯开一个还算满意地笑容。

“嗯，还缺一点东西。”

韩子卿出现在镜子里，他还穿着居家服，但已经一身清爽，走近她。他将一个首饰盒摆在她的面前，打开，是一款流线型的钻石项链，不过分奢华，却彰显着男人不俗的品位。

他取出项链来，给她戴上，环住她的肩：“挺起腰杆，夏晴，笑容就是你最好的面具，有了它，没有人能伤得了你。”

夏晴看着镜子里男人温和的笑容，然后，扬起一个相同弧度的

笑。男人满意地在她脸侧亲昵一吻，道：“我去做早餐。”

语罢，韩子卿便走了出去，而夏晴的笑容慢慢地从脸上褪去。

“Summer”的办公场地坐落在一个本地著名的艺术空间，五层楼老厂房改建成的办公场地极有艺术感染力，不少新锐的艺术设计类企业都选择在那里办公。

因为设备需要，夏晴将整个新开发的五楼全部包下来再装修，可以说是大手笔，开幕式自然也不能寒酸。

夏晴和韩子卿到现场时，公司门口就排开放置了密密麻麻的花篮，若是仔细一瞧，是以凌氏打头的一干企事业代表。

凌、裴、夏三家曾是Y市三足鼎立的富商家族。故而，凌笑和夏晴也是从小玩到大的。只不过七年前，夏晴的父亲——夏广磊因涉嫌黑社会而入狱，整个夏家几乎一夕之间分崩离析。与夏家交好的凌家，最终选择了冷眼旁观。

当年夏晴有多怨多气，到而今也冷静了下来。

树倒猢狲散的道理，她懂得透彻，所以也没什么好再责备凌笑的，何况他上头有个哥哥，在家说话也只有五分重量，即使凌笑有心帮她，却力量有限。

原本她早就不指望凌家，却没想到，不久前听闻她要回国的消息，凌笑这里所能提供的帮助突然开始多了起来。

无事献殷勤，必有所图。

只是，在这初回东区的当口，夏晴需要凌家的帮助，便也没有计较太多。

韩子卿陪着夏晴在公司做开幕式前最后的准备，直到下午正式开幕。鉴于是设计公司，仪式自然不可落了俗套。摒弃了剪彩的传统方

式，选择让嘉宾为公司雕塑填充最后颜色为标志宣布公司的开幕。

开幕式后，安排了一场酒会在公司会客厅。墙壁四周镶嵌着“Summer”近两年来各种设计成品图，来宾们举着香槟果饮闲聊抑或是商谈，空余时也可独自品赏这些或新颖或巧妙的设计。

作为“Summer”的创始人，夏晴在会场里没少忙活，她连体裙搭配黑色小西装，加之一头干练的短发，柔美不失庄重，脖颈上的钻石项链更衬出她白皙的肌肤。

她挽着的韩子卿，西装剪裁合身，一表人才，温文尔雅。

天成佳偶，不过如此。

这次请来的客人，也大都是由凌笑引见的，目的不过就是帮夏晴拓展一下在东区的人脉关系。

一晚上下来，夏晴就拉了好几笔单子，当然都是看在凌家的面子上，而韩子卿也收获不少。夏晴心里多少是感激凌笑的，只是场面上还维持着略带疏离的客套。

等送走了凌笑和大堆宾客，又帮着公司里的人收拾了残局，坐上韩子卿的跑车已经是十点了。夜幕低垂，挂着两三点星。夏晴支着头，有些困倦。

“身体还撑得住吗？”韩子卿稳稳地开着车。

“我的酒你不都帮我挡了，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夏晴瞥了他一眼，嗤笑，“这才刚刚开始，连‘元裴’的边还没沾到。”片刻，夏晴又问道，“凌笑……你和他说了什么了？”

她刚刚在酒会看到他跟凌笑单独站在一块，也不知道两个男人在说什么，隔得那么远，又似乎是站在阴影里，什么都听不到，什么表情都捉摸不到。

“你当着凌笑，故意客套地和他拉开一定的距离，跑到我这里来却又护着他。”